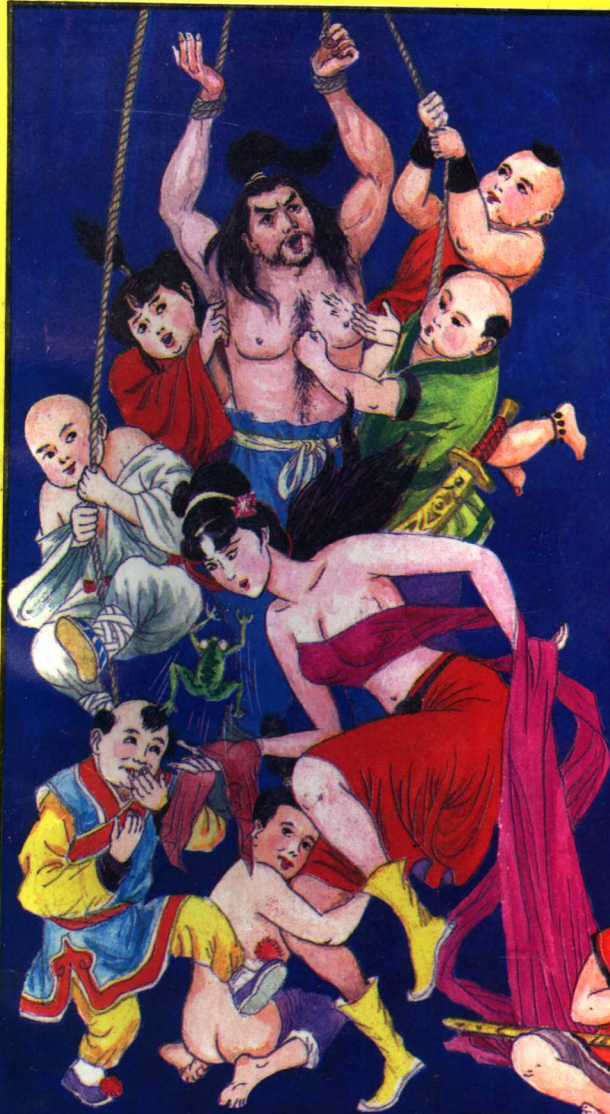


# 笑傲七顽皮

三

李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笑傲七顽皮

李 凉 著

(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哈尔滨

## 目 录

- 第十七章 身败名裂赌国王 …(441)
- 第十八章 武林绝学无人敌 …(454)
- 第十九章 惹火上身群欧战 …(492)
- 第二十章 乾天罡气显神威 …(517)
- 第二十一章 以毒攻毒反得福 …(543)
- 第二十二章 身不由己美少妇 …(570)
- 第二十三章 偷偷开溜为哪般 …(582)
- 第二十四章 赌场敲诈生事端 …(607)

## 第十七章 身败名裂赌国王

几乎是在同时，她自己也出其不意地，被那身材娇小的宫门守卫，出手如电，疾点背后“灵台穴”。

哇噻！这竟是南宫玉的生母，“拈花玉手”黄诗涵的独门点穴手法！

“啊！”赌后惊呼一声，全身一麻，便无法动弹了。

赌王大惊，眼睁睁看着老婆受制，自己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那小子骑跨在他脖子上，两膀用力夹住，使赌王几乎透不过气来。

赌王又惊又怒，奋力欲将那小子摔下，不料用力过猛，双双倒了下去，而那小子的双腿，却仍紧紧夹住他脖子死也不放。

四名“蜂女”训练有素，反应极快，立即一拥而上，打算全力抢救赌后。

而八名“棋女”则扑向那小子，企图为赌王解危。

但另两名宫门守卫并未闲着，各抢铁齐眉棍，以狂风扫落叶之势，逼使十二名少女根本无法近身。

来颂忠反而袖手旁观，好像在看热闹了。

原来，这小子眼睛尖得很，一眼就认出，突然闯入的四名宫门守卫，正是花月眉、倪士水、哈天啸和曹喜良。

甬说，他们必然是制住了四名，或者更多的宫门守卫，临时起意，“借”了银色劲装穿上，冒充“赌宫”的自己人，否则就得一路硬闯啦！

那样一来，要想出奇制胜，制住赌王赌后俩口子，可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得闯过众男女的拦阻。

现在来颂忠可乐了，闲闲地站在一旁，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们忙活。

赌后既已受制，花月眉立即娇声疾喝道：“他奶奶的！你们再不住手，我就要这娘们脑袋开花！”

喝声中，镗铁齐眉棍已高高举起。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头一棍击下，赌后的脑袋瓜非开花不可！

投鼠忌器，十二名少女果然纷纷住手，不敢轻举妄动。

把守所有出路的二、三十名杀手倒省事，他们根本尚未动手嘛！

倒在地上的倪士水和赌王，仍然纠缠在一起。

倪士水的“夹功”真厉害，使赌王如同上了夹板，被夹得满脸通红，青筋直冒，几乎无法呼吸，纵有一身盖世武功，全然难以施展。

其实，要破这小子的“夹功”并不难，如果被夹的是来颂忠，只要将倪士水的鞋子脱掉，轻搔他脚底心，绝对错了不了。

倪士水最怕痒，尤其是脚底心，不放开才怪！

可惜赌王从未玩过这种把戏，他只玩“成人游戏”。

不过，倪士水已算手下留情了，否则一掌重击头顶“百会”，他还能活命？

但来颂忠是旁观者清，心知倪士水绝不会“放水”，而是眼见赌后已受制，有恃无恐，存心要赌王的宝，好在这批小妞儿面前出出风头。

果然不出所料，这小子的两腿愈夹愈紧，任凭赌王奋力挣扎，也无法把脑袋从他两胯间挣脱出来。

他可乐得大声怪叫：“呀呼！呀呼……”

怎么啦？是骑马，还是赶牛？

那边花月眉已经不耐烦了，开骂道：“他奶奶的！四哥，你有完没有？”

倪士水疯疯癫癫地大笑道：“完了！完了！这家伙抱住我的腿不放，我铁定完啦！”

他夹住人家脖子不放，居然反咬一口，硬说人家抱住他的腿，简直是“黑白讲”！

不过远远看去，那样子倒真像是赌王自己紧紧抱住人家两腿不放手呐！

真冤！赌王吃足苦头，还得背这个黑锅！

赌后心里明白，情急道：“你们这些人，究竟想干嘛？”

花月眉心知机会来了，直截了当道：“咱们只想开开眼界，见识一下‘赌国三宝’！”

赌后尚未及答话，赌王已狂笑道：“哈哈！可惜你们……”

一听他要掀开底牌，赌后急忙接口道：“赌王，给他们算啦！”

赌王一时尚未能会意，惊诧道：“赌后，你……”

赌后无法向赌王施眼色，只好装出无奈的口气道：“唉！反正咱们已决心当众焚毁‘赌国三宝’，不打算保留了，既然他们

是为此而来，干脆就交出来吧！”

倪士水为了让赌王能说话，已自动将双腿放松了些。

哪知赌王趁机两手用力一掰，脖子向后一缩，打算把头从这小子的两胯间挣脱出来。

不料倪士水的反应极快，两腿及时一紧，正好夹住赌王掐出一半的脑袋瓜。

“唔……”赌王差一点一口气憋住了。

倪士水伸手拍拍他脑门，笑骂道：“他奶奶的！少打歪主意，放乖些吧！”

众男女眼见赌王受此“胯下之辱”，不禁又蠢蠢欲动起来。

赌后情急喝阻道：“大家不许动！”

众男女不敢抗命，只好按兵不动。

只听赌王气急败坏叫道：“放开！放开！我交出‘赌国三宝’就是……”

由于脖子被夹得太紧，又掉了上下四颗大门牙，说话关不住风，听来有些口齿不清。

倪士水不禁怒骂道：“他奶奶的！你还敢骂我耍宝？”

顺手就给赌王脑门上一巴掌。

显然，他只听了一个“宝”字。

赌后不由地愤声叫道：“我们答应交出‘赌国三宝’了，你们还要怎样？”

花月眉喜出望外，急问道：“真的？”

赌后气呼呼道：“哼！我们本来就不打算要了，有什么了不起！”

来颂忠上前笑道：“你丢我捡，别光说不练，快交出来呀！”

赌后无法动弹，狠狠瞪了他一眼道：“只有我和赌王知道藏在何处，不放开我们，怎么能取来！”

花月眉略一沉吟，有恃无恐道：“好！反正这娘们跑不掉，有她作人质。二哥，你就跟四哥押赌王去取吧！”

来颂忠把头一点，走向倪士水，笑道：“老四，骑过瘾了吧？”

倪士水这才放开双腿，霍地挺身跳起，作个暧昧的怪笑道：“这家伙有什么好‘骑’的！”

他故意把“骑”字加重语气，言外之意，似乎要“骑”漂亮的小姐儿才过瘾，带劲！

这家伙，说话永远不忘带黄腔。

赌王跳起身来，狂喝一声，正待双掌齐发，幸而赌后及时喝阻：“赌王！使不得……”

这倒救了赌王，否则暗自戒备的来颂忠已出手，吃亏的铁定是这支“大猩猩”！

赌王眼见赌后受制，投鼠忌器，只好强自一忍，铁青着脸怒道：“跟我来吧！”

来颂忠跟倪士水交换了一下眼色，立即一左一右，押着赌王向大厅外走去。

众男女哪敢阻挡，忙不迭纷纷让路。



嘿！想不到真被花月眉说中了，“赌国三宝”果真在藏在“药库”之内！

“寝宫”内发出的紧急铃声，早已惊动整个“赌宫”。

数十名男女，分从四面八方赶来，将“大殿”外层层包围。



可是，眼见赌王被两个小子押着走出，谁也不敢贸然轻举妄动。

尤其那批“棋女”认出全身仅穿短裤的小子，正是昨夜在“吉祥赌坊”大显身手，助她们力敌众赌友的来颂忠，就更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了。

赌王做梦也料想不到，会被几个小鬼突袭，使他们俩口子措手不及，双双受制，落得任凭摆布！

幸好他已穿上衣服，否则就更臭啦！

他气得脸都绿了，连看都不看众男女一眼带着两个小子直往“药库”走去。

“药库”外戒备森严。

由于昨夜被花月眉闯入，制住总管张骥及四名守卫，强取去一瓶“地鳖紫金丹”，使赌后有所警惕，加派了八名壮汉防范。

十二名守卫听到紧急锣声，心知又有人侵入，立即全神戒备，如临大敌。

结果空自紧张，毫无动静。

等了老半天，才见赌王带着两个陌生小子，其中一个穿银色劲装像是宫门守卫，另一个却赤膊只穿短裤的，匆匆向“药库”走来。

他们哪知是怎么回事，一见赌王驾到，忙不迭执礼甚恭地，分列砖道两旁相迎。

赌王虽然很狼狈，在这批手下面前还得摆摆谱儿，连甩都甩不用，昂首阔步地走了过去。

反而这两个后生小子很有“教养”，一路频频点头答礼，好

像大官检阅仪仗队，嘴里还连说：“不客气，不客气……”

有没有搞错啊！

谁跟他们客气，只不过是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了赌王的光罢了！

“药库”的钥匙一共只有三把，除了赌王赌后，另一把是交由张骥保管。

来到依山而建的石屋前，赌王便取出钥匙来开锁。

两个小子又算开了次眼界，铁门上这把大锁还真唬人，他们哪曾见过二、三十斤重的大铜锁，简直像他们以前在花马池，看人练臂力用的“石锁”嘛！

打开铁门，进入“药库”内，里面一片乌漆麻黑，赌王这才想到未带“火摺子”。

本来嘛！那玩意儿是行走江湖的人物，才会随身携带，备而不用，总得带着，以防万一。

赌王俨然土皇帝，连吃葡萄，都得由随侍在侧的小姐儿，剥好皮塞进他的嘴里，点灯还用得着他亲自动手？

所以，这不是他的错，堂堂赌王，身上带“火摺子”干啥？未免有失身份！

来颂忠全身上下只穿了条短内裤，一无所有，自然更不会带有这玩意儿。

嘿！想不到倪士水居然带着，他从身上掏出来，将“火摺子”迎着风口猛晃几下，火苗便点着啦！

来颂忠不禁笑问道：“老四，你好像是有备而来？”

倪士水耸耸肩道：“走江湖嘛！总得……”

话犹未了，赌王已冷哼一声，从他手上夺过“火摺子”，径

自走近石壁，将插在壁间的松油火把点着。

两个小子眼前一亮，这才看清石屋有数丈见方，四壁均是一格一格的巨大木柜，中间则整齐地排列着，一只只长条形的矮柜。

方格内，尽是大罐小瓶，琳琅满目，陈列着各种珍藏药物。

赌王将插着的火把取下，冷声道：“跟我来吧！”

两个小子互望一眼，小心翼翼跟着赌王，惟恐这家伙突然使坏招。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古人说的话绝对错不了！

倪士水见物心动，老毛病又犯了，顺手牵羊“摸”了两只瓶罐藏在怀里，也不管那是什么药。

反正，他是技痒难禁，既入宝山，就不能空手而回，管它是啥玩意，不拿白不拿！

这时赌王已扳动木柜旁的机关，便听发出一阵“轧轧！”齿轮转动声，石壁缓缓露出一道暗门。

原来，“药库”之内，另有一间密室！

密室实际上是个山洞，难怪“药库”依山而建，为的是作为掩护。

江湖人物很迷信，尤其是飞檐走壁的“梁上君子”，潜入人家下手时，万一见到药物，即视为不吉利，要倒楣，便赶紧无功而退，溜之大吉。

据说江南一带的肖小之辈，更迷信要在人家水缸边拉泡尿，才能避凶化吉去霉运呐！

赌王赌后倒楣，真绝，将密室掩藏在“药库”内，纵有胆子生毛的江湖人物，冒死潜入“赌宫”打歪主意，怎会闯进“药库”

去？

由暗门进入密室一看，哇噻！空间比外面还大，藏的尽金银珠宝，珍奇古玩，如同一座藏宝楼呐！

倪士水看得眼花撩乱，又想顺手牵羊，却被来颂忠一把抓住刚伸出的手，以眼色制止他又犯老毛病。

赌王根本不理会他们，迳自走近洞壁，移开一块突出的方形石块，现出了一个四方的小洞口。

嘿！想不到这山洞内，还设有“保险箱”呐！

只见赌王一手举着火把，一手伸入洞口内，慢条斯理地，接连取出三支大小不同的精致檀木盒。

单看木盒的大小和形状，就知道里面装的是麻将、牌九和骰子。

那不正是“赌国三宝”的“翡翠麻将”、“墨玉牌九”和“寒玉血纹骰”！

两个小子心头不由地一阵狂震，急欲上前夺取，却被赌王断拒道：“不行！回大厅去，放了赌后，才能交给你们！”

来颂忠揉揉鼻子道：“好吧！反正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赌王冷冷一哼，“保险箱”内只藏了这大小三支木盒，也不必还原了，转身便向外走了去。

两个小子哪敢怠慢，仿佛怕赌王取出“赌国三宝”跑了似的，亦步亦趋，紧迫盯人地紧随在后。

出了密室，赌王以臂肘推动机关扳手，将暗门关上，火把插回石壁插座，一掌击灭，才带着两个小子走出“药库”。

赌王锁上铁门，便迳自大步走去。

两个小子就像跟屁虫，如影随形地紧紧跟着。

十二名壮汉忙不迭地恭送如仪，这回两个小子无暇答礼，全心全意地盯牢着赌王，丝毫不敢大意。



大厅里的人已等得焦灼不安了。

花月眉等人早把“借”来的银色劲装脱掉，一见赌王他们回来，花月眉立即迎上前，迫不及待问道：“你手上的就是‘赌国三宝’？”

赌王沉声道：“不错，你们先得放开赌后，我才能交出！”

花月眉向来颂忠问道：“二哥，木盒里装的真是‘赌国三宝’吗？”

来颂忠耸耸肩，两手一摊道：“他又没打开让咱们看，我怎么知道！”

其实，给他们看了，也分辨不出真伪！

花月眉转向赌王道：“哼！你少来这一套，想拿空木盒骗人？门儿都没有！”

赌王愤声道：“你们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退开些，我打开来给你们看就是！”

花月眉一施眼色，来颂忠和倪士水会意地微微点头，各自退开几步。

赌王眼光一扫，蹲了下去，将三只大小不同的檀木盒置于地上，一一打开盒盖。

倪士水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冷不防被赌王反手一掌，势如雷霆万钧的掌风逼退。

赌王怒形于色喝道：“谁要想动手抢夺，我就一掌击毁三

宝！”

这一来，倪士水不敢轻举妄动了！

花月眉瞪了他一眼，转向赌王道：“放在盒子里，这么远又看不清，咱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赌王犹豫一下道：“好吧！你一个人走近来看！”

花月眉大喜，立即趋前蹲下，只见打开盖子的木盒内，另有玉匣，看不出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

未等她开口，赌王已作个手势道：“你可以自己取出来看！”

花月眉微微把头一点，便伸手拿起最小的木盒，取出玉匣，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两排六颗碧绿色的玉骰。

仔细察看，果见玉骰中带有血纹。

她虽从未见过“赌国三宝”的真貌，但这六颗碧绿色的玉骰带有血纹，大概就是“寒玉血纹骰”没错吧？

赌王瞥了她一眼，故意问道：“看清楚了吧！这‘寒玉血纹骰’可是真品？”

花月眉表示她很内行，微微点了下头，放下小木盒，又将较大的拿起，取出长方形玉匣，抽开盒盖一看，果然是付黑色牌九。

黑玉也就是墨玉，三宝之一既称“墨玉牌九”，大概也错不了吧！

这回赌王没有吭气，只是暗自察看花月眉的神色。

同样地，其他人也在注意她的反应。

从她的神色和反应上可以看出，并未指出它是庸品。

接着，她又取出大木盒内的麻将来察看，整整齐齐排列叠放在玉匣内的麻将牌，牌面镶以象牙，雕刻的手工极为精致清晰。

好赌的人只要一见之下，管它是不是“宝”，就会技痒难禁了。

花月眉心细如发，取出两张来仔细察看，只见背面是以半透明的翡翠中极品制成，不免带些微瑕。

见了这三件罕世珍物，使她真有些爱不忍释，难怪天下会有那么多人，对“赌国三宝”覬覦，不惜冒死欲据为己有呐！

正看得出神，忽听赌王问道：“怎么样？是不是要全拿出来一张张看？”

花月眉摇摇头，将两张麻将牌放回玉匣内道：“不用了，咱们照单全收啦！”

冷不防赌王出手如电，将三支木盒抢回手中。

他的动作够快，来颂忠和倪士水也不慢，几乎是同时，双双疾扑而至。

赌王霍地拔身而起，凌空双脚齐踢，分攻扑来的两个小子。

不料赌后情急叫道：“住手！住手……”

这一分神，赌王踢出的双脚，正好被两个小子趁机抓个正着。

赌王收势不及，仰面便向后倒栽。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花月眉娇躯疾掠，玉手一托，托住了赌王的后脑。

嘿！若非她及时出手抢救，赌王这一头栽下，除非他练就

了“铁头功”，否则，非脑袋开花不可！

这时，只见花月眉说道：“我们现在就押着赌后下山，你们不许派人拦阻，也不许跟下山，否则倒楣的是你！”

赌后无可奈何，只有认了。

花月眉的这几句话，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不需要赌后再重复一遍。

于是，大厅内的众男女，以及厅外层层包围的杀手和“棋女”，只好纷纷让路，眼睁睁地看着花月眉在前开道，由哈天啸扛着赌后，其他三人殿后，从容不迫地离去。

花月眉已是识途老马，出了宫门，带路直奔山下。

果然一路无人敢拦阻，亦未有人跟出。

一到山下，哈天啸刚将扛着的赌后放下地，不料捧着“赌国三宝”的花月眉，竟撒丫子就狂奔而去！

“么妹！”

“么妹……”

“等一等我们呀！”

“等一等……”

四个小子大喊大叫，急起直追。

花月眉充耳不闻，疾奔如飞。

以她的轻功身法，他们四个哪能追得上！

咦？这丫头片子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时，绝峰上冒出了一个人。

此人正是那神出鬼没的魏子平！

密林里好静！

静得仿佛是外太空，没有丝毫声息。



## 第十八章 武林绝学无人敌

花月眉坐在地上，双手抱膝，用膝头托着下巴，眼珠子转都不转地凝视着置于面前的“赌国三宝”。

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也不动，足足已有一顿饭光景啦！

她默默地沉思，沉思，苦思……

可是，凭她的聪明机伶，竟然就是看不出，猜不透眼前这三件价值连城的罕世赌具，究竟跟什么武功或阵法，能扯上啥关系？

麻将、牌九、骰子，她无一不精。

就连她那赌国排行榜名列第三的老爸，金臂人花无忌算上，跟她真赌起来，也得甘拜下风呢！

但她从未听说，天下竟有可以用来练武功的赌具，还不得了，了不得的能摆阵法呐！

难道是吴道古乱盖？

她实在不信邪，非找出答案不可！

尤其，原本她只是打算怂恿四位盟兄，跟她潜入“赌宫”去开开眼界，“参观”一番而已。

想不到被他们误打误撞，制住赌王赌后，轻而易举的逼俩口子交出了“赌国三宝”，连他们自己都出乎意料。

她倒不是“黑吃黑”，想一个人独吞这三件宝物，而是决心找个清静的地方，不受干扰，找出其中玄机。